目　录

两走白洋淀 …… 1
夜走黑虎岭 …… 12
在炮火纷飞的日子里 …… 22
西出太原 …… 44
在《新武汉报》的日子里 …… 50
和吴立人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 56
我听到党的脚步声 …… 60
家乡来客 …… 63
山东剧院之行 …… 68
过路 …… 72
“南下”前后 …… 79
怀念丁浩川老师 …… 83
游击队之歌 …… 91
人民战争无往不胜 …… 106
地方风味在保定 …… 109
我与图书 …… 111
我的第一篇小说 …… 114
关于保定“左联” …… 118
天津，我的第二故乡 …… 121
黄庄之战 …… 12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怀念贾振丰同志 …… 132
在直隶新馆的日子 …… 135
远千里同志十年祭 …… 139
保定“二师七六惨案”四十七年祭 …… 147

关于早期的几篇作品 …… 154
从蜂群说到中国社会 …… 157
“救灾”和“做灾” …… 159
狗 …… 161
再谈“狗” …… 164
新麦子面纸 …… 167
“吃苦”和“耐劳” …… 170
嗡嘟草堂随笔(二则) …… 172
从“自杀”说到“被杀” …… 174
朋友 …… 177
朋友的悲哀 …… 179
读卢梭《忏悔录》 …… 182
芒种 …… 184
塞北之行 …… 189
农村的骚动 …… 191
夜之交流 …… 197

和翻译家、出版家在一起 …… 204
晚餐会上 …… 208
琵琶湖游记 …… 212
在火车上 …… 215
日本的“茶道” …… 218

访问日本讲谈社 …… 221
和日本读者在一起 …… 223
杨柳桥之夜 …… 226

致武汉读者 …… 228
壮志未酬老不休 …… 231
要写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 233
生活·写作·语言 …… 234
新春致读者 …… 243
祝《青年文学》创刊 …… 246
时代·思想·创作 …… 248
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 …… 254
漫谈《红旗谱》的创作 …… 260
谈创作准备 …… 289
《播火记》再版后记 …… 301
复读者来信 …… 312
《烽烟图》后记 …… 325

又是一年春草绿 …… 329
附录 李自成（剧本） …… 333

笔耕余录

两走白洋淀

白洋淀，好响亮的名字呀！

白洋淀是冀中平原上的一颗明珠。鱼米之乡，为子弟兵提供精美的给养不用说，在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依靠河湖港汊，成为最巩固的根据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去过白洋淀两次。记忆不清的还有好几次。

抗日战争开始，我在新世纪剧社工作。一九三八年秋末，我奉命参加区党委组织的北上工作团，并带剧社一起去工作。已经是风萧萧、黄叶飘的季节。区党委给我们发了步枪、手榴弹和棉军装。幕布和道具用两个骡子驮着，两个汽灯，一个人挑着。

当时冀中区党委驻任丘县出岸村，司、政两部驻青塔镇。在一天的早晨，我们穿上棉军装，背上背包，挎上枪，背上手榴弹就出发了。

中午时分，走上大青河的长堤，堤旁尽是几搂粗的大柳树，西风有些凉了，黄色的、红色的叶子纷纷落着。堤下激流有声。

路上经过冀中最小的县份——新镇县。过了城向东去，就是三地委驻地。地委书记董汝勤同志接待了我。

董汝勤同志是冀中唯一的女地委书记，年岁不大，白净脸儿，戴着眼镜。她看完了介绍信，微微笑了说："很好！很需要！"又说："苏桥地方，是水旱码头，码头工人很多。工人和农民不一样……"她仔细谈了码头工人的生活："他们早出晚归，挣了钱来，打酒喝，买肉吃。下顿怎么办，从不计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她还谈了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情况：从此往南，就是有名的文安洼，年年水涝成灾，十年九不收，收一年吃十年。土地兼并严重，有几十顷、几百顷、几千顷地的大地主……

这时董汝勤同志尚未结婚，她青年时期在天津工作，把青春献给了党。后来到洪湖特委工作。山西口音，很有风度。解放以后因病逝于北京。

我们走到苏桥，听到前方有枪炮声，说是日寇在进攻胜芳，此地离胜芳仅有四十里。

下午，我们在戏楼上挂起幕布，侧耳听得有枪炮声。开演的时候，观众来得还是很多，有码头工人、附近的农民，还有部队。这天晚上演了《血洒卢沟桥》、《爸爸做错了》、《放下你的鞭子》等三个节目。演《血洒卢沟桥》的时候，台下很静，人们光知道卢沟桥事变，不知道中国军队怎样在卢沟桥上抗击日寇。当演《爸爸做错了》时，日本侵略军一出场，台下就有些动乱，当日本侵略军追赶两个少女的时候，观众一阵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跳起脚来顿足捶胸，好像日本侵略军就在面前。最后演《放下你的鞭子》。那个卖艺的女孩子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人们屏息宁神，纹丝不动。老人谈到日寇怎样占领东北，父女二人不得不流浪江湖卖艺为生，人们由不得落下泪来。当卖艺老人伸手敛钱的时候，观众纷纷把铜元扔上台来，也有扔银元的。在抗日初期，崔嵬同志写下这个小戏，为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抗日救亡立下了功勋。

我们原来的计划，要在这里工作一个时期，帮助地方上在码头工人中建党。但是因为敌人的进攻，董汝勤同志派人来催促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只演了三个晚会，就离开这里到雄县去。

离开雄县向五分区驻地进发。当时五分区司、政两部驻在京、津、保三角地带深处的霸县。分区政治部主任杨友民同志接待了我们，表示非常高兴，他说："我们早就想接你们来这里工作，非常

需要。可是这个地区还不稳定……”那天中午，杨友民同志代表司、政两部请我们吃饭。在院子里摆上几个方桌，桌上摆了四个大盆：一大盆熬肉，一大盆鸡蛋……同志们一个个吃得汤足饭饱。可是这里离敌人近，每天枪炮之声不绝于耳。我们听到杨友民同志给他的部下讲话：“到了前方，不要把抗日的传单标语贴在老百姓的墙上，免得老百姓受害。可以贴在树上、庙墙上……”这里还是游击区。

我们在杨友民同志直接帮助下工作了几天。他说派一个连队送我们到安新，我说用不着，他说这里沿途土匪很多，只好派一个排送我们。杨友民同志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病逝。

当我们的队伍到了安新，城门口贴着大字标语：“欢迎新世纪剧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几队小学生打着小旗，喊着口号迎接我们。大街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到了地委机关，受到罗玉川同志的热情接待。我说：“你们太客气了！”他说：“不欢迎不能形成运动。”机关是个四合子大院，好像没有多少人，只有几个带短枪的警卫人员走出走进。

剧社住在董氏花园；花园东边是四合子大瓦房，外院一个荷塘，芦苇和柳叶子都黄了。塘西是个水榭，我就住在水榭上。周围短墙是用酒坛子砌成。一个天津的碱商，竟有如此豪富！

午饭后，我又去和罗玉川同志谈工作，可是罗玉川同志很忙，正拿着听筒打电话，在电话中知道，日本军队在发动进攻了。他拿着听筒说：“什么？什么？日本军队的汽艇上来了？把堤旁的大树放倒在河里！”“唔？打桩？打上几排大桩！不叫鬼子的汽艇进白洋淀……”不用问，日寇攻上来了。

罗玉川同志打完电话，长出一口气说：“日本军队五路围攻开始了。”说话之间，好像正北方向有炮声。

罗玉川同志又拿起听筒说：“怎么？把打鸭子的大台杆组织起来？五只渔船一组，藏在苇塘里……唔？大量用铁砂……阻止敌

人进白洋淀。”打完电话，扭过头对我说：“你们演你们的戏！”

今天回忆起来，这就是“雁翎队”的开始吧？

罗玉川同志守着电话指挥群众武装作战，很忙，我不便多说。走到戏楼，晚会正在进行，观众并不太多，北方二十里处有枪声，人们对于看戏有些冷落。

其实那时在冀中平原上，枪声炮声是家常便饭。第二天晚会，挂上幕布化好装等着，观众还是不来，只好去几个人，背上鼓、敲着锣沿街发动，走了几趟街才聚弄了一些人来看戏，因为枪声更近了。

演完戏回到董氏花园，罗玉川同志派人送信来，催我们离开这里。我立刻派人去县政府要了几只船。水榭上很冷，这天晚上我未睡着。天还黑着，人们就起来，牵牲口装船，急忙出发。

我们坐上船到同口镇，在村公所里打尖吃饭。这个村公所气魄很大 在大四方院子中间，用板凳支着几个柳条筐箩，筐箩里盛着大饼，用棉被盖着。旁边地上架锅烧水，一个老者，抄着手站在一旁，眯眯笑着说：“自己拿吧，想吃多少就拿多少！”又说：“外边有卖小鱼儿的，吃着方便。吃着喝碗开水，没有稀的。”

我拿了一个大饼，到门外买了五大枚的酥鱼，搁在大饼上，裹了个喇叭卷儿，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开水。这几年人们过的是军事共产生活，到一个村庄，吃了饭开下个白条就走了。

有一个人，我记不清是谁了，把大饼中间咬了个大窟窿，套在脖子上，一边耍着，一边吃着，引逗得人们咯咯大笑。虽然战斗频繁，人们还是充满革命乐观主义。

这次出去工作，围着白洋淀转了一个圈，在硝烟云雾，戎马倥偬中，仓仓促促，顾不得看清白洋淀的“庐山真面目”。

第二次到白洋淀，是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之后。

这年四月，领导机关已经知道日寇将以十万军队扫荡冀中区。四月，我们听了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同志的动员报告，决定化整为

零，以小组为单位活动。动作要快，脚丫子闪击战。我的小组里有刘纪、段森和王敏，到深北县隐蔽。深北县文建会的同志把我们安排在石德路附近的“爱护村”里。在反扫荡时，近敌区是空隙地带，叫作“灯下黑”。平时街上看不见人，当吃派饭的时候，围着饭桌坐满一圈，冀中的、分区的、县里的、区里的，都集中在这里。我感到：人太多了，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于是立即行动。第二天我们穿过饶阳县境，越过滹沱河，到了献县的岳家庄。翌日一早，我们就听说敌人昨晚封锁了滹沱河，大堤上五步一个岗哨，夜间有灯笼火把，断绝了行人。

岳家庄一带，正是梨花盛开。梨林连绵不断，纵横三五十里，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可是敌人在滹沱河南里，扫荡得特凶，在麦田里拉大网，反复剔抉，在村里抓夫修路、修岗楼。过了几天，听说骑兵团被敌人击垮在石德路畔，政治委员杨经国同志牺牲了！

本来他们想越过石德路，到冀南去。第一天晚上没有窜过去，第二天晚上又没窜过去，第三天晚上就被敌人打散了，军马满世界乱跑。冀中人民群众没有不惋惜的。

在“五一”反“扫荡”以前，我们曾给骑兵团演了一场戏，闭幕以后，杨经国同志曾到后台来看我，和演员同志们握手言欢。他说：“老梁！跟我们一块吧！有马、有枪！”当时我的心上曾为之一动：打游击有马有枪，倒是个好条件。不过六七十个人的队伍，有女演员，有小鬼队，怎么打仗呢？我迟疑了。杨经国同志看我犹豫，也就不勉强。

杨经国同志二十多岁年纪，穿着草绿色军装，非常英俊，革命事业在等待他，他的牺牲，使我们深为哀痛。

过了几天，我们越过肃河公路，到了肃北地区。在肃北遇上任、河、大联合县文建会的干部，我和王敏跟他们去任、河、大，刘纪和段森回蠡县去。到了目的地，足足睡了一大觉。天色一明就听说司、政两部昨天晚上来到这个村。我喜出望外，就去看司令员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正操同志。一个参谋带着，一进门就喊："有客自深北来！"吕正操同志细高挑儿，白净面皮。听得说，他由不得怔了一下，问："你从深北来，怎么样？"我向他汇报了日寇"扫荡"情况，汇报了我广大军民英勇反扫荡的情况。当我谈到："骑兵团被敌人击垮了，杨经国同志牺牲了！"他睁着大圆眼睛不再说什么。

在战斗的年月里，我明白一个高级军事负责人对军事干部的珍惜。尤其是骑兵，在平原上是多么样的需要啊！我是明白他的心情的。

我回来吃了午饭，睡了一会。在睡意朦胧中，听到枪声。我一骨碌站起来，跑到门外一看，尘埃蔽天，司、政两部和群众团体的人，排着四路纵队，摽着膀子出发了。说是敌人围上来了。我们紧忙拾掇东西，跟群众一起，沿着街筒子向村外跑。到了村边上，遇上十几个背枪的同志，跟他们一起越过高阳县境，到了蠡县东莲子口村，在大"扫荡"中，蠡县是个空隙地带。

七月下旬，我们接到区党委的通知："敌人的扫荡是长期的，叫我们在肃北集中，到白洋淀去，准备过路。

到了肃北，看见火线剧社社长苏禄同志，他们也集中了二十多个人。"火线"是属于政治部领导的，"新世纪"是属于区党委领导的，经常是同台演出，并肩作战。

在肃北住了几天，由部队保护去白洋淀。当时我因反扫荡留下半尺长髯，出村时一个老太太走上来说："看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跟着干吗，快回家吧！"我走过去安慰了她，其实我才二十几岁。

正是深秋时节，高粱晒着红米儿，玉蜀黍吐着花红线。我真是叹服交通员的本领，从肃北到白洋淀，没有走一条大路，也没有走一条小路，只是走过一块高粱地，又走过一块谷子地，半夜走到白洋淀畔的大树刘庄。部队放上岗哨，在村西的大堤上歇下脚来。

交通员告诉我们："几天之前，曾有"火线"和"新世纪"的几个同志，其中有苏禄的爱人路苓和"新世纪"的罗平，夜间在此处与敌人

遭遇。路苓和罗平同志就牺牲在这里。她们与敌人遭遇后,一喊口令,敌人就冲上来,开枪射击。路苓同志当场被打倒,罗平同志跑下大堤,被敌人击倒在苇塘边上。在夜暗中,我没有看见苏禄同志的表情。在那个年月里,死个人也不算什么希奇了。

路苓同志是火线剧社出色的女演员,一九三八年随"东北战地服务团"来冀中。她在战火纷飞中演出了不少的好戏,为冀中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可惜她正在年轻,就牺牲了。过路的人们,展开一个红色大被,把她的尸首盖上。晚晌,全村群众给她们送葬。

罗平同志是河南人。一九四○年参加剧社工作,为我们的小鬼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她长于音乐和绘画,她谱的《青年颂》,高亢的音律传遍冀中平原。她画的宣传画,清淡而有特色,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可惜,只二十多岁年纪就牺牲了。

到了白洋淀,正是蓼红芦白、淀水秋深的季节。淀水绿幽幽,淀边上长满了各色的野花。陆地上人们都是种庄稼,淀里人们都靠治鱼介苇为生。男人们下淀捕鱼:有撒网的,有搬罾的,有下虾篓子的,下苇帘子(迷津)的……忙个不休。女人们都是织席,破苇,碾苇篾子。淀里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陆地上人们不同。

原来白洋淀是个清净地方,现在,附近县份的大队、机关、干部都集中在这里。淀边上,背大枪的、挎盒子的、拿手榴弹的,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我们正为找不到一个堡垒(地道)发愁,遇上冀中公安局副局长王冀农同志。他说:"这个不难,你就跟着我们吧!"他抬起手画了个大圆圈,说:"一个苇塘纵横四五十里,敌人来了,往苇塘里一钻,就万事大吉!"他告诉我说,敌人的机枪子弹在苇丛里窜行,五十步以外就无力了。

吃过晚饭,我们随王冀农同志坐船到大淀对过去,淀上有风,挺凉爽。到了苇塘边上,蚊子成群。蚊子的个儿实在大,说像飞机,有点玄乎;说像一个小蜻蜓,一点不假,叮人挺疼。

睡觉时，把苇席铺在草上，盖上被子，以防蚊咬。可是，第二天黎明一醒，满淀上雾露，席子上是水，被子和衣服都潮湿了。皮肤红肿，是夜间被蚊子咬的——夏天，被子盖不住。

淀里虽然保险，可是这个罪儿实在难受，只好在淀边村里住下。

住了三两天，指挥部命令：造几天的干粮（烙了饼，切成棋子块，在锅里爆干）装在干粮袋里，坐上渔船，到指定的地点集合。小船走在水面上，轻轻划开淀水的波纹，绕过一条渠道，又过一个大淀，再绕过一条渠道，又是一个大淀。在淀边下了船，我们就在这个苇塘里住了三天。

芦苇有手指粗，有一房多高，长着绿色的宽大叶子。我们把芦苇放倒，睡在上头。苇地上有蘑菇和黄色小花，鸟在叽叽喳喳叫着。我们谈天或是说笑话，实在闷了，就到淀边上去玩。七月中旬，正值荷花盛开，鸡头米长成拳头大，菱角开着白色的小花。淀水清澈，看得见水中的游鱼，有一二尺长的大鱼。可是闻香不到口，我们饿了只有吃几口饼干，渴了喝两捧淀水。在战争中，亦无心欣赏淀上风光。

在一个下午，我们坐渔船出发，船队很长，穿过几条渠道，划过一个大淀，中途有一个小岛，岛上有很多老树和苇垛。船队划过的时候，一群群水鸟飞起，有长颈鹭鸶、野鸭、五彩水雉和许多不知名的小鸟喳喳叫着，轰然而起。

下了船才知道这次过路的共有三百多干部，由三个连队护送。太阳平西，我们的队伍出发了，成一路纵队，前头有部队开路，后头有部队殿后。还是不走路，在青纱帐里穿行，远远可以看见敌人的岗楼。天道热，口中奇渴，嗓子里像冒烟。当经过瓜园的时候，眼看着白皮的甜瓜、绿皮的西瓜，一个个在眼前溜过，心里羡慕已极，可是大家都有遵守纪律的习惯，没人动过一个。珍重和农民的关系是大事。

夜行军，队伍走得很快，走一会儿跑一会儿，跑得肚肠痛，出了浑身大汗。实在太渴，在月光之下，看见车沟边草底下有星星的闪光，趴下就喝，很解渴。直到现在也闹不清是什么滋味，是马尿还是雨水。

过铁路之前，队伍停了一刻，部队赶过去，我们走到铁路边的时候，敌人在车站上开了机枪，机枪咯咯地叫着。原来正在漕河车站的栅栏口上——我也真是闹不清，为什么非在敌人栅栏口上过沟不可？人们一时惊慌，忽地跳进护路沟里，沟底有一丈宽，有一房那么高。接着，又争先恐后地往上爬，沟上有人持枪指挥，可是在枪声弹雨之中，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见有人跑上去，我往上跑了几次，都滚下来，实在太累了，只好在对过坐下来歇一会。喘了几口气，看见土坡上有个树卜，有人从那地方跑上去。我站起来，两手掐着腰，憋足了劲，跺了一下脚，跑上去，正好有一只脚蹬在树卜上，我好容易扒住那只脚，那人急了，用力一提腿，把我提了上去。在夜暗之中，也看不清是谁，竟有这么大的力气！

机枪还在响着，我在沙地上跑着，眼看左边倒下一个，右边又倒下一个。不知怎么，我也闹了个前失倒下去，摔了个大跟头。这时我心上很清醒，想是中弹了。机枪还在响着，我躺在地上，伸开两只手摸着，摸不到潮湿，也没有血腥味。觉得脚脖子有些痛，坐起来一摸，脚脖子直了，我用两手一扳，咯吱一声，脚不痛了。站起来又跑，直到跑出危险地带，才喘过气来。

前面经过一个村庄，村边积雨成河，一边蹚着水，用两手捧着水喝了一个饱。过了河，天就黎明了。走过村庄，天已大亮，有人挑着筲出来饮牛。刚从井里打上水来，我又扒着筲桶喝了个饱，说："真是浇心火！"

又要过封锁沟了。井台南边，是个岗楼。岗楼南边是一座高山。我想为什么单在敌人岗楼底下过封锁沟？直到交通员从岗楼

里搬出梯子来，叫我们过沟，我才认识到交通员的本领。当我们过铁路的时候，敌人在电话中知道我们要进山，把队伍拉到道口上去等伏击，可是我们偏不从道口上过。真是诸葛亮有诸葛亮的谋略，司马懿有司马懿的谋略。或胜或败，各有千秋！

交通员又拿出一条绳子，有的爬梯子，有的拽绳子往上爬。正在爬沟，敌人又赶过来，战斗开始了。两方各有一挺机枪，咯咯响着。战士们喊着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这样，我们一边打着仗，一边跑，跑了一夜，身上也实在太乏累了。我左手提着一个小夹袄，右手提着个小包袱，就像有几十斤沉重。"火线"的张刃先同志给我背上小包袱，我才一步步爬上山去……

从白洋淀到易县北水峪，一夜之间跑了一百七十里，又爬了个八里地的山。

离开北水峪，向唐县的北洪城进发，中途路过完县的北大悲——冀中后方勤务部所在地。我们在这里歇下来。听说三纵队政治委员程子华同志回来了，那天晚上，我去看他。

进了门，他正点着一盏小油灯吃晚饭。桌上摆着一碗烩菜，一碟大酱，两根干葱，几个馒头。他叫我坐下一块吃，我有点不好意思。子华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生活如此清苦。据说，他向来饮食有度，起居有节。直到现在，已经七十高龄，身体还是很健康的。他在那年春天带十六团、十七团、十八团、二十三团、警备旅南下讨逆，去打了朱怀冰、石友三。风尘仆仆，打了胜仗回来。据说这个战役打得很漂亮。

子华同志是冀中广大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领导者。在区党委主管军事，后来兼区党委书记。在冀中工作期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肯定土炸弹，开展了全区民兵的爆炸运动。一是肯定了地道，开展了全区群众性的地道战。

那是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间，蠡县三区群众为了掩护干部，发明了地道。为此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分歧，有的说这是"退

却路线”。县委书记王夫同志因此去职。子华同志以军委书记身份召开了会议,听取了汇报,最后肯定:“没有地道,不能保存干部,不能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立刻下令,发动全区人民群众,构筑了街通街、村通村的大型地道,开展地道斗争。在那样艰苦的年月,民兵和地方部队依靠地道作战,展开地道战,赢得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子华同志肯定了地道斗争,为党、为国家民族立下不朽的功勋。冀中广大人民群众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因为地道不只掩护了干部和武装,也掩护了广大人民群众。

1979 年《天津日报》

夜走黑虎岭

我们是一九三七年中秋节后离开蠡县的。当时冀中第一个游击队已经诞生，为了争取合法存在，我和廷华、知吾奉命去找温建公同志商量办法。我们到了林县见到温建公同志，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答应想办法。但呆不几天，日寇占领了京汉路，国民党大军溃退，土匪横行，路途难通。我们想方设法，忧心如焚，但在这大动乱中，我们脊梁上长出翅膀，也难飞回去呀！不能按时回去，将来怎么和同志们见面呢？

我们住在林县政治处，等待机会。政治处主任闻允志同志留我们在那里工作。有一次我们下决心回去，背上背包走出村去，他又派人把我们追回来，说："这里有党，这里需要干部……"坚决要我们在这里工作，但是我们不能。

凑巧，王志远同志带着两个学生从大合沟下来，要回冀中去。王志远同志是经过政治风浪的老同志，跟他一块搭伴，是靠得住的。他的两个学生是刘冷君和徐宗义。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刘馨南。此外，还有另一伙，一个叫李华民的，也带着一伙学生同行。

李华民是个细高挑儿，脑袋不大，三角眼睛，两撇黑胡子。穿着个灰色袍子，很短，像个雨伞。当时据说这人是个托派，但不知后景如何。

决定农历正月十五以后出发，我把大衣给了青季，穿了他的布袍子，很像个农民打扮。出发的那天早晨，知吾、廷华、青季把我送出村外。在一块战斗了一年，怪留恋不舍的。本来想一块回去，因

为他们接上了党的关系，组织决定不让他们回去，也无办法。自此以后地分南北，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林县地区，四围高山中间平坦。出发的这一天，青天黄地，万里无云。我的心情很舒畅。一行雁群从高空里飞过，嘹亮地叫着，春天来到人间。

中午以后进入山区，爬山路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们是从彭城跟着民训处第二大队队长李宪周同志到林县的。李宪周同志是个老党员，照顾我们很周到，当时他也想回蠡县工作，我们也希望他回去。

路上走着，志远就吧咂嘴，说："我觉得身上不好……"我说："是感冒啦？"一边走着，直说不好，越走越慢下来，走不动了。李华民他们那一伙走在前头，一股劲儿喊我们，嫌我们走得慢了。李华民回过头来，张开大嘴说："在革命的道路上，牺牲个人不算什么，也值得那么……"后头那句话我没听清楚，反正不是说好听的。

李华民这么一说，馨南火了，说："咱们不跟他们一块走了，填上咱们的护照！"志远取出护照来，馨南写上。馨南说："……我们都是老同志，有祸同当，不能把我们的同志扔在半路途中！"

于是，李华民一伙就和我们分手了。在这刻上，有一个人不言声儿离开了我们，跟着李华民他们那一伙走了。我们也未叫他，由他去吧！

途中，经过一个工作团的驻地，我们在那里落了一下脚，打听了一下前方的情况，继续前进。走了两天，走到一个大山峡谷里的小镇子，房屋被烧了很多，满村子飘着布臭气，墙根下的檩木还冒着烟，燃烧着。说是日本鬼子才扫荡过去了。我们不能久停，立刻转回来，回到工作团，跟负责同志说了，负责同志说："你们还没这个经验，山地行军，日本鬼在山那边，你们在这边，到哪儿去都无事！"他一说，我们也就明白了。第二天我们又折转回去，继续前进。说真的，抗战才开始，我们确实还缺少这种经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